

篇名

淺探 CSI 效應

作者

涂琬瑛。私立曉明女中。二年丙班 23 號

壹、前言

CSI (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), 意為犯罪現場調查。《CSI 犯罪現場》自 2000 年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中推出以來，迅速成為美國炙手可熱的電視劇之一。鑑識科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熱門。去年 10 月，美國有八個犯罪影集擠入收視率前 20 名，包括 CSI 的各個系列影集。隨著這些影集的爆紅，似乎對美國的法庭、鑑識實驗室、校園、甚至社會都帶來不少影響，但也有人對這部影集和它的影響嗤之以鼻，認為其內容有虛構之嫌。到底是否有 CSI 效應？這個效應又是怎麼一回事？筆者將就以上這些問題討論 CSI 效應及其存在性。

貳、正文

一、對法庭行為的影響

這些影集對法庭的影響主要顯現在陪審員的行為上，以往的陪審團無法確實了解 DNA 證據的複雜細節，但現在他們「對於物證的質與量都產生不合理的期望」(註一)，要求更多的指紋與 DNA 證據。但在真實情況中，刑警在犯罪現場往往找不到物證。如以下資料：

「2005 年，美國俄勒岡州地方檢察官、美國地方檢察官協會副主席馬基斯 (Josh Marquis) 告訴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的新聞記者：『現在陪審員希望我們每一個案子都要提出 DNA 證據；他們預期我們擁有最先進的技術，他們期望那些技術就像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。』一點不錯，洛杉磯一樁謀殺案的陪審員就抱怨警方沒有將一件沾血外套送去做 DNA 鑑定。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必要，因為被告已經承認他到過犯罪現場。法官評論道：電視節目教了陪審員有 DNA 鑑定這個技術，但沒有教運用的時機。在德拉瓦州，有人研究陪審員處理證據的方式，有位受訪的陪審員因為案子涉及複雜的 DNA 證據而抱怨道：這類問題在『CSI 影集』中並沒有發生過。」(註二)

不過，在講求證據的法庭裡發現的 CSI 效應，卻沒有實質證據顯示它真的存在。紐澤西州高等法院法官迦羅佛羅說：「一開始，我的反應也許是『對，真的有 CSI 效應』，但是我認為這只不過是疑心而已，做不得準。我們覺得可能有那麼回事，但真相是，我不記得曾聽陪審團說過他們現在期望更多證據。」(註三)

有人提議研究真實案例來證明 CSI 效應的存在，甚至有研究生正準備提出相關論文。不管它存在與否，這些影集確實對美國法庭有些影響，至少它們讓那些以往不了解 DNA 證據的陪審團變得比較聰明了。

二、對鑑識實驗室的影響

影集裡的鑑識實驗室總是光鮮亮麗，鑑識人員在藍光照射下的潔淨工作台上做化學分析。但事實上，現實世界中的鑑識實驗室卻是積案如山，每個科學家手上都有許多案子，絕不像影集裡那樣有好幾位科學家同時處理一個案子。而且隨著影集的爆紅，民眾對鑑識實驗室的信心日增，刑警在犯罪現場蒐集的物證也是以往的二十倍以上。

「因此，新趨勢的後果之一，是使本來已經非常嚴峻的積案問題更加惡化。根據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，在 2002 年年底（這是研究者所能取得的最近資料），美國鑑識實驗室的積案已超過 50 萬件，儘管實驗室的檢驗效率至少是預期完成率的九成。這份報告的作者估計，若要將 2002 年湧入實驗室的鑑定案以每件限時 30 天的效率完成，至少還要雇用 1900 名全職人員。司法部的另一份研究報告指出，在 2002 年，美國 50 個最大的鑑識實驗室收到了 120 萬件鑑定申請；這些實驗室的積案，在這一年之內就增加了一倍。其實美國自 1994 年起，犯罪率就下降了，可是鑑識申請數量反而上升。」（註四）

礙於時間與人員的不足，勢必要提升現有的儲存空間和設備，但對財政年年赤字的美國政府來說，這又將是一筆鉅款，因為包括更新和購買設備，可能就要投資至少十五億美金。

三、對校園的影響

雖然現在美國的鑑識實驗室嚴重缺乏人力，但政府倒是不用太擔心這件事，因為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影集影響，希望成為影集中那些兼具警官、刑警、鑑識科學家身分的人。現實世界中，在鑑識實驗室裡並沒有這樣身兼數職的職位，但它讓近年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學生數目以指數成長。

「CSI 各系列影集使大眾開始對科學著迷，認為科學是令人興奮又重要的行業，美國自阿波羅太空計畫以來，第一次出現這種科學熱。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人暴增。例如檀香山夏米納德大學的鑑識學程，四年之內學生人數從 15 名增加到 100 名。在我任教的西維吉尼亞大學，鑑識與刑事調查科學學程的學生，2000 年只有 4 名研究生，現在主修人數名列全校第三，超過 500 名。」（註五）

四、對社會的影響

撇開 CSI 讓民眾對鑑識科學及鑑識科學家所產生的誤解不談，這類影集對社會造成更負面的影響：它教導罪犯如何犯罪和毀滅證據。有實例為證：

「根據特蘭伯爾縣檢察人員提供的書面陳述，25 歲的嫌疑人傑曼 麥金尼涉嫌闖入一棟住宅後殺害母女二人，隨後利用漂白粉消除手上血漬，並在轉移屍體過程中把車內鋪上毯子，以免留下血跡。檢察人員說，麥金尼將屍體連同自己作案時所穿的衣服一併燒毀，並把犯罪現場可能含有自己 DNA 的煙蒂清理乾淨。他還企圖把鐵棍等犯罪工具扔進附近湖裡，但由於湖水已經結冰，這些物品仍留在湖面上。麥金尼在今年 1 月早些時候受到謀殺、入室搶劫等多項指控。如果罪名成立，他將被判處死刑。檢察人員指出，麥金尼就是一名 CSI 電視劇迷。」（註六）

但這部影集為社會帶來的影響，不全都這麼負面。它使人們見識到鑑識科學的能耐，讓越來越多人開始關心這門學問，甚至對它的前景有所期待。鑑識科學家們也因此更積極的研究、開發新儀器和新方法以提升鑑識科學的水準，達到如影集中精確又有效率的境界。

參、結論

CSI 效應的產生，起因於英美犯罪影集的爆紅，不管它對法庭是否有影響，這些影集證實了科學的能耐，引起大眾對鑑識科學的興趣，並提醒我們應該提升實驗室及科學研究的水準。但反觀台灣，這些影集好像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，更少有人提起 CSI 效應，英美的電視和報紙倒充斥著這類消息。筆者認為，台灣仍有許多進步空間，鑑識科學也是其中一部分。而國內目前只有中央警大設有鑑識系，稍嫌缺乏競爭力。台灣在鑑識科學這塊領域裡，較英美各國恐要投注更多的資源。

肆、引註資料

註一、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(2006/8)。遠流。50 頁。

註二、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(2006/8)。遠流。50 頁。

註三、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(2006/8)。遠流。51 頁。

註四、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(2006/8)。遠流。53 頁。

註五、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(2006/8)。遠流。54 頁。

註六、新浪網全球新聞，《電視台播放刑偵劇成為殺人犯作案指南》

<http://news.sina.com/301-000-101-102/2006-01-31/1053202395.html>

伍、參考書目

1. Collins, Max Allan. 《CSI :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》。USA。Pocket Books。

2005。

2. Fielding, Jane I. 《Csi》。 USA。 Altitude Pub Canada Ltd。 2006
3. Max M. Houck 著，王道還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。《CSI 真實現場》。(2006/8)
4. Steve Mirsky 著，姚若潔譯。《科學人中文版》。《反重力觀念：CSI 犯罪現場》。(2005/6)
5. Courts Feeling CSI Effect。
http://www.fradical.com/Courts_feeling_CSI_effect.htm